

饭桌上读报 宣传新政策

□ 李竹华



1980年,中共中央发出著名的“75号文件”,首次对“包产到户”的形式予以肯定,改革的春风开始吹拂神州大地。到1981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在大部分地区推广,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时,这股改革的浪潮也席卷了我们孝义。

这幅在饭桌旁读报纸的照片,是1981年4月下旬拍摄的。那时,我还是孝义县兑镇公社后庄大队的一名社员。当天,我受生产队长张永金指派,去叫社员们到生产队开土地承包动员会。这时,邮递员的自行车铃声响了。我从邮递员手中接过新到的报纸,走进了社员冯思俊家。他们一家人正围在一起吃饭,听说我的来意,就要我给他们读一读报上刊登的关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新政策。于是我坐下来,一字一句地念着那些顺民心、合民意的政策,给农村带来变化的报道,大家听了都乐呵呵的,眼中满是对未来生活的憧憬。

社员马春生是个摄影爱好者,那天刚给村民拍完照片,碰到我便和我一起到冯思俊家,看到一家人专注听报的场景,他迅速端起海鸥牌120照相机,按下快门,定格了这个珍贵又令人难忘的饭桌读报场面瞬间。

那时,农村生活条件艰苦,“大锅饭”模式束缚着农业生产的活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让农民有了自主经营权,极大地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从那以后,后庄大队的田野里满是忙碌的身影,社员们精心打理自家土地,农作物产量逐年提高,生活也一天天好起来。

如今,每当回忆起那个读报的场景,依然感慨万千。那份报纸,不仅传递了政策,更点燃了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变了农村的面貌,让曾经贫困的乡村逐渐富裕。它是时代的印记,见证了中国农村改革的伟大历程,激励着我们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不断前行,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怀念书信往来的时光

□ 郭雪萍

某日,整理书柜时,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看到了一沓厚厚的信件,随手一翻,竟然是在大同电校读书时朋友们寄给我的。它们就那样静静地躺在那里,随着时光的流逝,已然被我遗忘了。

轻轻翻开那些已经泛黄的信笺,抚摸着熟悉的字迹,久违的亲切感便扑面而来。那一枚枚邮票上,清晰地记录着当时的投递日期。那一张张散发着油墨香的信纸,又一次唤醒了我的记忆,一切恍若昨日。

那是个喜欢用文字来记录日常的时代,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在文字的牵引下变得不再遥远。绿色的信筒里装着问候与关爱,一路风尘仆仆,只为倾诉那一份念想。

那时在电校上学,远离家人和朋友,总感觉心里空荡荡的。星期天的时候除了逛街,洗衣服,也会给家人、给同学写信,写着写着就想家了,就想哭鼻子,然后忍不住就要打个电话,之后心情才又平静下来。

那时,最盼望的就是父母来学校,住多长时间都不想让走。每每分别,就难过得想哭,真像个孩子。于是,等待信件便成了我那时候最期盼的事情。

每次,一看到班长拿着好多信走进教室时,我就再也坐不住了。伸长脖子,竖起耳朵,仔细听班长有没有叫到我的名字。有时信都发完了,尽管没有我的,可我

还是忍不住要一次次地询问:没弄错吧?真的没有我的吗?在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我总是带着失望的表情,默默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托着下巴,要郁闷好一阵子,心情才会明朗起来。

现在想想,那是多么快乐的一段时光啊!我和好友们在信中互相交流着彼此在学习、生活中的不同感受。不管是高兴的,还是难过的,都会在信中痛快淋漓地倾诉一番。这种分享,在现在看来,虽然有些好笑,可它毕竟是我们成长中的一处风景,虽然青涩,但却美好。

木心先生说:“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这些温润的语句,看得心里湿漉漉的,这般细密的心思,也只有在这种情怀中才能感受得到吧!原来慢是这样的娴雅与静好,正因为慢,所以才会分外珍惜。

岁月流逝中,写信的人有些还能联系,却也仅限于微信里偶尔的一声问候,和朋友圈里转瞬而过的一个点赞。更多的人,甚至已经远离,从此再无音讯。而无数青涩的故事,也只有在这些旧信里,方能被留下。

而今,信封、信纸、邮票,甚至连当初写信所用的钢笔,都成了稀有之物。大家更倾向于迅疾的即时信息,碎片化的阅读,浮躁的沟通。没有一笔一画的娓娓道来,也没有等待时的情怀,只需要一个按键,就完成了两个人的交流。然而,在转身之间,却有了一种因为遗失而倍感寥落的心情。

忍不住用手指抚摸信上的每一个文字,油墨香的味道在时光的流逝中已不再是那么浓郁,却还是可以闻得到。那些写信的日子早已成为久远,可我还是深情回望着,始终无法忘怀。

1966年3月,我在上海《萌芽》文学月刊上发表了一首题为《电焊姑娘》的诗歌,别提有多高兴了,心想这么知名的文学期刊稿费肯定低不了。谁知稿费发放制度被废,但编辑部依然给我寄来了挺丰厚的报酬,一共三样东西,而且是无多少金钱也难以买到的,让我很是感动。

一是当时刚刚发行的包有红塑料皮的《毛主席语录》。那时候谁不想拥有一本这样的红宝书呢?这让我一下子成为单位里的瞩目人物,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来我这里瞧新鲜开眼界,并用羡慕的眼光看着我,这在当时那可是蝎子爬屎(独)一份啊。我虽然没有说什么,但心里却是很自豪的。当然,之后不久《毛主席语录》就大量印刷,很快就人手一册了。

二是一厚摞子印有“萌芽编辑部稿笺”字样的十六开稿纸,是散着的,没有装订,我约摸着总有200张的样子。稿纸在当时是很紧俏的商品,商店里经常呈脱销状态,买不到,所以我们这些投稿者,只好用单位的废表格写稿子,既不美观,也不规整。投出去这样的稿子,心里常常是诚惶诚恐,思谋着一定会对中稿率有影响。好啊,这些稿纸足够我用大半年的,真是雪中送炭啊。

三是十二张“优先阅稿笺”。信中说每次投稿时,将此标签贴在信封右上角上,稿件到了编辑部,就享有优先阅稿权。这足以说明当年的《萌芽》编辑部每天收到的稿件一定是海量的,这小小的纸片,对于投稿者来说是多么的弥足珍贵。我给各种报刊投稿多年,能够享受到这样的待遇还是头一次,心里不禁喜滋滋的。

收到这三样物品我当时就想,这样的“代稿费”,不但从未听说过,新鲜,而且对于我们投稿者来说,更是实惠,是多少金钱也难以买到的。

《萌芽》杂志的「代稿费」

□ 韩长锦

